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程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鈴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録監生臣魏淳耀

朱子語類　儒家類

提要

臣等謹案朱子語類一百四十卷宋咸淳庚午導江黎靖德編初朱子與門人問答之語門人各録成編嘉定乙亥李道傳輯廖德明等三十二人所記為四十三卷又續增張洽録一卷刻于池州曰池録嘉熙戊戌道傳之

弟性傳續蒐黃榦等四十二人所記為四十六卷刊于饒州曰饒録淳祐己酉蔡抗又裒楊方等三十二人所記為二十六卷亦刊于饒州曰饒後録咸淳乙丑吳堅採三録所餘者二十九家又增入未刊四家為二十卷刊于建安曰建録具分類編輯者則嘉定己卯黃士毅所編凡百四十卷史公說刊于眉州曰蜀本又淳祐壬子王佖續編四十卷刊于

徽州曰徽本諸本既互有出入其後又翻刻不一訛舛滋多靖德乃裒而編之刪除重複一千一百五十餘條分為二十六門頗清整易觀其中門人意為增減敘述不確者如包揚錄中論胡子知言以書為溺心志之大穽之類槩為刋削亦深有功于朱子靖德目錄後記有曰朱子嘗言論語後十篇不及前六言六蔽不似聖人法語是孔門所記猶可疑

而況後之書乎觀其所言則今他書間傳朱子之語而不見于語類者蓋多為靖徳所刪削鄭任鑰不知此意乃以四書大全所引不見今本語類者指為或問小注之証其亦不考之甚矣乾隆四十四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朱子語類原序

晦庵朱先生所與門人問答門人退而私竊記之先生沒其書始出記錄之語未必盡得師傳之本旨而更相傳寫又多失其本真甚或輒自刪改雜亂訛舛幾不可讀李君道傳貫之自蜀來仕于朝博求先生之遺書與之游者亦樂為之搜訪多得記錄者之初本其後出守儀真持庾節於池陽又與潘時舉葉賀孫諸嘗從游於先生之門者互相讎校重複者削之

訛謬者正之有別錄者有不必錄者隨其所得為卷帙次第凡三十有三家繼此有得者又將以附于後特以備散失廣其傳耳先生之著書多矣教人求道入德之方備矣師生函丈間往復詰難其辨愈詳其義愈精讀之竦然如侍燕閒承謦欬也歷千載而如會一堂合衆聞而悉歸一已是書之傳豈小補哉貫之既以鋟諸木以榦與聞次輯而俾述其意云嘉定乙亥十月朔旦門人黄榦謹書

嘉定乙亥歲仲兄文惠公持節江左取所傳朱文公先生語錄鋟木池陽凡三十有三家其書盛行性傳被命造朝益加搜訪由丙戌至今得四十有一家率多初本去其重複正其訛舛第其歲月刻之鄱陽學宮復考池錄所餘多可傳者因取以附其末合池錄與今錄凡先生平生所與學者談經論事之語十得其九嗣有所得尚續刋之池錄之行也文肅黃公直卿既為之序其後書與伯兄乃殊不滿意且謂不可以隨時應荅之語易

平生著述之書性傳謂記者易差自昔而然河南遺書以李端伯師說為首葢端伯所記伊川先生嘗稱其最得明道先生之旨故也至論浩氣一條所謂以直養而無害云者伊川乃深不謂然端伯猶爾况於其他直卿之云真是也然嘗聞和靖先生稱伊川之語曰某在何必觀此書而文公先生之言則曰伊川在何必觀伊川亡則不可以不觀矣葢亦在乎學者審之而已先生家禮成於乾道庚寅通鑑綱目西銘解義成於壬辰太極

通書義成於癸巳論孟註問詩集傳成於淳熈丁酉易本義啓蒙成於乙巳丙午之間大學中庸章句或問成書雖久至已酉乃始序而傳之楚辭集註韓文考異成於慶元乙卯禮書雖有綱目脫稾者僅二十有三篇其著書歲月次第可考也家禮編成而逸既殁而其書出與晚歲之説不合先生蓋未嘗為學者道也語孟中庸大學四書後多更定今大學誠意章蓋未易簀前一夕所改也是四書者覃思最久訓釋最精明道傳世無復

遺緼至其他書盖未及有所筆削獨見於疑難荅問之際多所異同而易書為甚旻淵所錄一編與本義異者十之三四大率多合先君文昭本傳之説文昭謂乾坤之用主於誠敬坎離之用主於誠明世未有通其義者而先生獨稱之其不執一説惟是之從如此故愚謂語錄與四書異者當以書為正而論難往復書所未及者當以語為助與詩易諸書異者在成書之前亦當以書為正而在成書之後者當以語為是學者類而求之斯

得之矣不特此也先生平日論事甚衆規恢其一也至其暮年乃謂言規恢於紹興之間者為正言規恢於乾道以後者為邪非語録所載後人安得而知之是編也真不為無益而學者不可以不之讀也先生又有别録十卷所諱者炎興以來大事為其多省中語未敢傳而丱火亡之今所存者幸亦一二焉嘉熙戊戌月正元日後學三嵎李性傳書

鄱陽所刊先師文公朱先生語録固欲續池録所未備然先師之言滿天下二録所收亦豈能遽盡哉淳祐戊申抗將指江東鄱陽洪叔魯芹以其外大父吏部楊公方手所録寒泉語見示既又於安仁湯叔遜次得其家藏包公揚所録二公在師門為前輩所録尚未編入則所遺者亦多矣繼而東陽王元敬似亦以所集刊本見寄又得里中朋友所傳一二家乃悉以次編入為二十六卷先師之緒言雖未敢謂無復遺逸然所會粹益富

矣獨念先師又有親自刪定與先大父西山講論之語及性與天道之妙名曰翁季錄者久未得出以流行於世豈斯文之顯晦固自有時乎竊尤有感於此故輒併識其拳拳之意云淳祐己酉中秋日門人建安蔡抗書

朱子語錄行於世尚矣池錄三十有三家鄱本續錄四十有二家其三十四家池本所未有也再見者兩家録餘凡六家又後錄二十三家其二十家亦池本所未

有也再見者三家合三錄為八十七家及門之士固有如謝先生在程門無錄者其有録可傳者既如此矣堅末學生晚嘉定癸未甲申間侍先君子官長沙帥西山真先生倅弘齋李先生嘗進之函丈又事長沙舒先生列岳麓諸生果齋李先生過潭又獲侍講席焉果齋先君子畏友也嘗介以登朱子之門堅録是多見未行語録手抄盈篋凡六十五家今四十年矣晚得池鄱本參攷刋者固已多然黄士毅所錄朱子親筆所改定者已

見於輔廣錄中其所自錄及師言則亦三錄所未有若李壯祖張洽郭逍遥所錄亦未有也竭來閩中重加會稡以三錄所餘者二十九家及增入未刋者四家自為别集以附續錄後集之末泰華髙矣滄海深矣非有待增益也獨念蚤所聞於父師者罔敢失墜令幸是錄所已行者如此則其尚有所遺者敢付之一筆删去哉亦並行之可也抑堅聞之大易居行先以學聚問辯中庸篤行先以學問思辯程子以講明

道義論古今人物為格物致知之首則學非問辯不明審矣朱子教人既有成書又不能忘言者為答問發也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其在成書引而不發者語錄所不可無也凡讀先生成書者兼攷乎語錄可也若但涉獵乎語錄而不玩味於成書幾何而不為入耳出口之資為己之學葢不然也書於篇端以諗同志抑以自警焉咸淳初元嘉平之月後學天台吳堅敬識

右語類總成七十家除李侯貫之已刋外增多三十八家或病諸家所記互有重複乃類分而考之蓋有一時之所同聞退各抄録見有等差則領其意者斯有詳略或能盡得於言而首尾該貫或不能盡得於言而語脉間斷或就其中粗得一二言而止今惟存一家之最詳者而它皆附于下至於一條之内無一字之不同者必抄録之際嘗相參校不則非其聞而得於傳録則亦惟存一家而注與其人同爾既以類分遂可繕寫而略為

義例以為後先之次第有太極然後有天地有天地然
後有人物有人物然後有性命之名而仁義禮智之理
則人物所以為性命者也所謂學者求得夫此理而已
故以太極天地為始乃及於人物性命之原與夫古學
之定序次之以羣經所以明此理者也次之以孔孟周
程朱子所以傳此理者也乃繼之以斥異端異端所以
蔽此理而斥之者任道統之責也然後自我朝及歷代
君臣法度人物議論亦略具焉此即理之行於天地設

位之後而著於治亂興衰者也凡不可以類分者則雜次之而以作文終焉葢文以載道理明意達則辭自成文後世理學不明第以文辭為學固有竭終身之力精思巧製以務名家者然其學既非其理不明則其文雖工其意多悖故特次之於後深明夫文為末而理為本也然始焉妄易分類之意惟欲考其重複及今而觀之則夫理一而名殊問同而答異者淺深詳略一目在前互相發明思已過半至於羣經則

又足以起或問之所未及校本義之所未定補書說之所未成而大學章句所謂高入虛空畀流功利者皆灼然知其所指而不為近似所陷溺矣誠非小補者故嘗謂孔孟之道至周程而復明至朱子而大明自今以後雖斯道未能盛行於世而誦遺書私淑艾者必不乏人不至於千五百年之久絶而不續反復斯編抑自信云

語類成編積百四十卷同志艱於傳録而眉山史廉叔

願錄于木士毅之類次雖犯不韙而不復固辭者庶幾無傳錄之艱也獨池本陳埴一家惟論仁一條按遺文乃答埴書不當取為類故今不載又輔廣所錄以先生改本校之則去其所改而反存其所勾者合三十餘條今亦惟據改本自首連數至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而注云自此以前皆先生親改亦傳聞之誤當時雖改定者八十餘條耳或有一條析為三四條如竇從周錄所見先生語之類今則復其舊或士毅所傳本多於刋本如黃義剛者悉類入而不去文異者則姑注一二條云

一本作某字以上皆與池本異者蓋池本雖黄侯直卿之所次輯然李侯貫之惟據所傳以授直卿而直卿亦據所授以加讎校且有增改於巳讎校之後者不與焉故近聞之直卿欲求元本刋改而未能也至於或出於追述或得於傳聞則文辭之間不無差誤凡此之類讀者詳考四書及他記録而折衷其所疑可也惟學類七卷雖出於臆見而實本先生教人之方後學於此三復而得夫入道之門則能總會是編而體之於身矣巳卯

九月望日門人莆田黄士毅謹識

開禧中予始識輔漢卿于都城漢卿從朱文公最久盡得公平生語言文字每過予相與熟思誦味輒移晷弗去予既補外漢卿悉舉以相畀嘉定元年予留成都度周卿請刻本以幸後學予曰予非敢靳也所為弗敢傳者恐以誤後學耳周卿艴然曰奚至是予曰子知今之學者之病乎凡千數百年不得其傳者今諸儒先之講析既精後學之彙類亦廣而閫溯庸

蜀之録刻者已徧於天下若稍捐背用則立可以充廚牣几苟有小慧纎能涉其大指則亦能以綴説輯文或以語諸人則亦若稍嘗從事焉者矣必誦先聖書而後為學乎亦取諸此而足矣且張宣公以程子之意類聚孔孟言仁而文公猶恐長學者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脱是書之行其無乃非公所云云者乎吾甚懼焉周卿縣是姑徐之後數年竟從予乞本刋諸青衣彼不過余所藏十

之二三耳然予且謂周卿曰子其以此意著于篇端俾學者毋襲是弊也其後李貫之刋于江東則已十之六七今史廉叔所得黄子洪類本則公之說至是幾無復遺餘矣廉叔將板行以予有志於斯也屬叙所以作予為言嘗以告周卿者廉叔曰然則已諸曰已之無傷雖然安於小成甘於自棄者氣質之偏而無以矯之也而秉彜好德之心誰獨無之予前所憂益為世之專事乎耳目口筆苟以譁衆取寵而無志

乎逺且大者也儻不忍自薄其身則無寜深體熟玩以為求端用力之模凖者乎今未可槩以是為疑而闕其傳盍遂以此冠篇而併刻之將聽學者之自擇焉子洪名士毅姑蘇人嘗類文公集百五十卷今藏之策府又類注儀禮未成書云嘉定十三年九月丁亥朔臨卭魏了翁序

論語一書乃聖門髙弟所集以記夫子之嘉言善行垂訓後世朱子語類之編其亦傚是意而為之者也或曰

語必以類相從豈論語意歟曰學而一篇所記多務本之意里仁七章所記皆爲仁之方若八佾之論禮樂鄉黨之記言行公冶長辨人物之賢否微子載聖賢之出處亦何嘗不以類哉天下之理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非有以會而通之則祇見其異耳大傳曰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而伊川之誨學者亦必曰將聖賢言仁處類聚觀之然則語類之集其有功於學者多矣新安舊有紫陽書堂而紫陽之書未備也通守洪君勲

教授張君文虎相與謀以蜀本語類刋之越二歲而書成郡倅謝工部坐屬余為䟦其梗概余不得辭也因僭為之説曰理有可以類通而非可以類止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學者因其類以究極朱子之全書使此理融會通貫不梏於一事一物而止則無愧於吾夫子觸類而長之訓也若夫憚煩勞安簡佚以為取足於此則朱子固嘗以是為學者病矣烏乎可抑二君推廣私淑之意亦賢矣哉淳祐壬子六月望日蔡抗序

文公朱先生語類一百三十八卷壺山黄子洪取門人所錄語以類相從也先是池本饒本人各為錄間見錯出讀者病焉子洪既以類流傳便於玩索而微言精語猶有所遺似每加訪求得所未見自是朋友知舊知其有心於纂輯亦頗互出所有以見示凡三十有餘家既裒以為婺錄而繼之者尚未艾也似幽居無事葢嘗潛心而觀之審訂其複重參繹其端緒用子洪已定門目粹為續類凡四十卷或謂前類不

為少矣又以續類附益之不已多乎竊謂學固戒於徒博然亦不可以不博而徑約也又況文公先生之道髙明廣大致極無遺學者正當盡博約之方而後精微中庸之趣始可漸而求似每觀諸家所錄以其問有淺深故於教告亦有不同其視文公先生之精藴不能得其全者尚多有之必也篤信好學反復尋繹能知所盡心焉雖以前續之繁固將無所厭斁不然則雖先生平日已著為定論之書尚

有所憚而不肯觀而況於此乎哉然則先生片言半語苟有所傳固不容有所忽而不究其所歸也新安魏史君益鶴山先生之嗣也近以紫陽所刊語類為寄因以續類為請而慨然欲併刊之以全書院之傳布其樂於闡明文公先生之遺訓益如此遂舉以屬之且竊識于後庶幾乎與願學之士從事於詳說反約之功云爾淳祐壬子上冬王佖

序

自帝王道化不行於天下而後孔孟道學之傳興孟氏既沒其傳遂泯歷秦漢隋唐至於有宋周程張朱諸君子繼出而後道學復明焉然究其推演性命道德之精微剖析天人事物之藴與而折衷羣聖賢之述作俾學者有所據依以為學則功未有盛於朱文公先生者也文公傳註成言至精至粹固已家傳人誦之矣而一時門人進而請益退而各記所聞者其語尤詳其詳辨博喻尤為易曉如此者殆百餘家蜀士李道傳始取而刻

之爲語錄莆田黄士毅又因而類分之曰語類語錄之外有續錄後錄别錄語類之外有續類諸書並行錯出讀者病焉最後導江黎靖德參校諸書去其重複謬誤因士毅門目以類附焉而名曰語類大全凡一百四十卷於是文公遺語備諸此矣惜乎板本今不復傳間有傳錄者又不免乎亥豕之訛也三山陳君煒自天順庚辰第進士爲御史屢欲訪求善本而不得成化庚寅副憲江右始訪於豫章胡祭酒頤庵先生家得印本中缺

二十餘卷明年分巡湖東又訪於崇仁吳聘君康齋家得全本而缺者尚一二合而校補遂成全書欲重刻以廣其傳謀於憲使嚴郡余公公喜倡諸同寅各捐俸餘幷勸部民之好義者出貲以相其成自今春始工期以秋畢因寓書語予以其故并徵序焉愚謂文公遺語無非譚經論事明理之言也學者不循其言以求至乎聖賢之域則理有不明心無實得豈善學哉惟其不善學也是以性汩於氣私勝而理微注措云為鮮有不戾道

者士習日以卑陋民風日以頹弊而治道不能復古有由然也竊嘗病此而力未能救恒用愧歎而已公暇覽閲秘書喜誦語類以自益因慨見此不早且以不能人有是書爲恨何則聖賢格言大訓世非不多而此尤明切易曉可爲入道之指南故也陳君有見乎此乃力求是書刻而傳之以惠學者以端其習以爲聖朝道化之助其用心豈淺淺者哉而是書之傳今自江右始抑非吾黨之士之幸歟幸矣而不自勉不可有志者誠以文

公成言為主而以語類為助博觀精擇以求入道則塗轍正矣慎毋憚其浩博而止亦毋徒資其博而不實踐以要其成也因書篇首願與四方之士共勉焉成化九年癸巳秋九月朔旦彭時序

朱子語類原序

朱子語類門目

理氣

太極陰陽凡形於法象者二卷

鬼神

其别有三在天之鬼神陰陽造化是也在人之鬼神人死為鬼是也祭祀之鬼神神示祖考是也三者雖異其所以為鬼神者則同知其異又知其同斯可以語鬼神之道矣故合為一卷

性理

論性不論氣不備故先總論人物之性而繼以氣稟之性為一卷古人之學必先明夫名義故為學也易而求之不差後世名義不明故為學也難盖有終身昧焉而不察者又安能反而體之於身哉故以性情心意等之命名者為一卷仁義禮智等之命名者為一卷共三卷

學

先之以小學為一卷總論為學之方為一卷次論知行為一卷次專論讀書之法為二卷乃致知之一端也次則及夫持守為一卷又次則終以行事為一卷共七卷朱子教人之序如此因敢次第之即大學致知而后誠意正心脩身誠意正心脩身而后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也從上聖賢相承定法不容變易如近世之逞虛言而不實踐乃學者之罪正原於知之未致非教之失也茍或懲此別

立一法後致知而先行事則其始雖若有近效而其終之獘必至廢書而流於異端不然所見不充規模狹隘不過於循默自守而已所謂經綸大經則無矣非理學之功用也

大學五卷

論語三十二卷

孟子十一卷

中庸三卷

易十三卷

易類悉本卦爻次第上下繫說序卦亦本古注分章今從本義惟綱領三卷則畧爲義例氣數雖並行然有氣而後有數故先陰陽而數始次之物受形於氣數故圖書次之易本圖書而畫故伏羲六十四卦次之而原易之作則本教天下之占故卜筮次之而所以教天下之占者則假奇偶之體以象吉凶故象次之此伏羲之易朱子所謂本義也此則

為二卷易始無辭更文王周公孔子而辭始備故三聖之易越千有餘年至程子而始演易之理邵子而始明易之數又至朱子而始推易之占故繼以三子之易然後總論夫讀易之方與夫卦爻等義可以類推而通者而復終之以人事以明易為人事用也凡後世之言易者其得失畧次于後使學者有考焉此則為一卷上經四卷下經二卷下繫三卷説序雜卦一卷

書二卷

詩二卷

孝經一卷

春秋一卷

禮八卷

樂一卷

孔孟周程張邵朱子

自孔子及顔曾弟子至孟子以周程張子共附為

一卷周程所以上繼孔孟也然後分周子之書為一卷程子之書為三卷凡係入近思者皆依卷次第别為二卷其非入近思者以類而從别為一卷文集附焉張子之書為二卷亦别入近思者邵子之書為一卷程子門人為一卷楊氏尹氏門人為一卷羅氏胡氏門人為一卷朱子自論學工夫為一卷論注書為一卷已上諸經存者不入外任一卷内任一卷論治道一卷論取士一卷論兵刑一卷論民財

一卷論官一卷訓門人九卷

呂伯恭一卷

陳葉一卷

陸氏一卷

老莊一卷

釋氏一卷

本朝六卷

歷代三卷

戰國漢唐諸子一卷

雜類一卷

作文二卷

朱子語類姓氏

廖德明 字子晦 南劒人 癸巳以後所聞 池録一 饒録四十六

輔廣 字漢卿慶源人居嘉興 甲寅以後所聞 池録二

余大雅 字正叔上饒人 戊戌以後所聞 池録三

陳文蔚 字才卿上饒人 戊申以後所聞 池録四

李閎祖 字守約邵武人 戊申以後所聞 池録五

李方子 字公晦邵武人 戊申以後所聞 池録六

葉賀孫 字味道括蒼人居永嘉 辛亥以後所聞 池録七八九十十一

潘時舉 字子善 天台人 癸丑以後所聞 池錄十二 饒錄四十六

董銖 字叔重 鄱陽人 丙辰以後所聞 池錄十三 饒錄四十六

竇從周 字文卿 丹陽人 丙午以後所聞 池錄十四

金去偽 字敬直 樂平人 乙未所聞 池錄十五

李季札 字季子 婺源人 丙申乙卯所聞 池錄十六

萬人傑 字正淳 興國人 庚子以後所聞 池錄十七 饒錄四十六

楊道夫 字仲愚 建寧人 己酉以後所聞 池錄十八 十九

徐㝢 字居父 永嘉人 庚戌以後所聞 池錄二十 二十一 饒錄四十六

林恪字叔恭天台人　癸丑所聞　池録二十二　饒録四十六

石洪慶字子餘臨漳人　癸丑所聞　池録二十三

徐容字仁父永嘉人　辛亥所聞　池録二十四

甘節字吉父臨川人　癸丑以後所聞　池録二十五

黄義剛字毅然臨川人　癸丑以後所聞　池録二十六二十七　饒録三十八

晏淵字亞夫涪陵人　癸丑所聞　池録二十八

龔蓋卿字夢錫闕　甲寅所聞　池録二十九

廖謙字益仲衡陽人　甲寅所聞　池録三十

孫自修字敉父宣城人 甲寅所聞 池録三十一

潘履孫字坦翁婺源人居紹興 甲寅所聞 池録三十二

湯泳字叔永丹陽人 乙卯所聞 池録三十三

林夔孫字子武三山人 丁巳以後所聞 池録三十四〇三十五陳埴録已削

錢木之字子山晉陵人寓永嘉 丁巳所聞 池録三十六

曾祖道字闕闕 丁巳所聞 池録三十七

沈僩字杜仲永嘉人 戊午以後所聞 池録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郭友仁字德元山陽人寓臨安 戊午所聞 池録四十二

李儒用 字仲秉 岳陽人　己未所聞　池錄四十三　饒錄三十

黄榦 字直卿 閩縣人　闕　饒錄一　饒後錄一

何鎬 字叔京 邵武人　乙未以前所聞　饒錄二

程端蒙 字正思 鄱陽人　己亥以後所聞　饒錄三

周謨 字舜弼 南康人　己亥以後所聞　饒錄四　五

潘柄 字謙之 三山人　癸卯以後所聞　饒錄六

魏椿 字元壽 建陽人　戊申五夫所聞　饒錄七　饒後錄二十四

吳必大 字伯豐 興國人　戊申己酉所聞　饒錄八

黄㽦　字子耕分寧人　戊申所聞　饒録九十

楊若海　字闕道夫之子　闕　饒録十一

楊驤　字子昂道夫族兄　己酉甲寅所聞　饒録十二

陳淳　字安卿龍溪人　庚戌己未所聞　饒録十三十四

章伯雨　字蜚卿甌寧人　庚戌所聞　饒録十五

鄭可學　字子上莆田人　辛亥所聞　饒録十六

滕璘　字德粹新安人　辛亥所聞　饒録十七

王力行　字近思同安人　辛亥所聞　饒録十八

游敬仲 字連叔南劍人 辛亥所聞 饒錄十九

不知何氏 辛亥同舍共聞 饒錄二十

黄升卿 字闕闕 辛亥所聞 饒錄二十一

周明作 字元興建陽人 壬子以後所聞 饒錄二十二

蔡懋 字行夫平陽人 壬子所錄 饒錄二十三

楊與立 字闕 浦城人道夫從凡 壬子同劉闕熊栗講見 饒錄二十四

鄭南升 字文相潮州人 癸丑所聞 饒錄二十五

歐陽謙之 字晞遜闕 癸丑所聞 饒錄二十六

游倪 字和之 建寧人 癸丑所聞 饒録二十七

楊至 字至之 泉州人 癸丑甲寅所聞 饒録二十八 饒後録二十五

潘植 字立之 闕 癸丑所聞 饒録二十九

王過 字幼觀 鄱陽人 甲寅以後所聞 饒録三十

董拱壽 字仁叔 鄱陽人 甲寅所聞 饒録三十一

林學蒙 字正卿 三山人 甲寅以後所聞 饒録三十二

林賜 字聞一 闕 乙卯以後所聞 饒録三十三

胡泳 字伯量 南康人 戊午所聞 饒録三十四

呂燾 字德昭弟煥字德遠南康人 己未所聞 饒録三十六 三十七

不知何氏 己未同舍共録 饒録三十九

不知何氏 闕 饒録四十四 一四二

吳壽昌 字大年邵武人 丙午同子浩録 饒録四十三

楊長孺 字伯子廬陵人 甲寅記見 饒録四十四

吳琮 字仲方臨川人 甲寅記見 饒録四十五〇已上三家非底本覽者詳之

楊方 字子直汀州人 庚寅所聞 饒後録一〇間有可疑

包揚 字顯道建昌人 癸卯甲辰乙巳所聞 饒後録三四五六〇間有疑誤

姓氏

劉炎　字闕　闕　己酉甲寅以後所聞　饒後録七

劉子寰　字圻父　建陽人　己未所聞　饒後録八

邵浩　字闕　闕　丙午所聞　饒後録九

劉砥　字履之　三山人　庚戌所聞　饒後録十

劉礪　字用之　三山人　己未所聞　饒後録十一

李煇　字晦父　闕　闕　饒後録十二

陳芝　字庭秀　闕　壬子所聞　饒後録十三

黃灝　字商伯　都昌人　闕　饒後録十四

黃卓字德美延平人　闕　饒後錄十五

汪德輔字長孺鄱陽人　壬子所聞　饒後錄十六

吳振字闕闕　闕　饒後錄十七

吳雉字和中建陽人　闕　饒後錄十八

鍾震字春伯潭州人　甲寅所聞　饒後錄十九

林子蒙字闕闕　闕　饒後錄二十

林學履字闕闕　己未所錄　饒後錄二十一

蕭佐字闕闕　甲寅所聞　饒後錄二十二

舒高 字闕 闕　甲寅所聞　饒後録二十二

李杞 字良仲 平江人　甲寅所聞　饒後録二十六

張洽 字元德 清江人　丁未癸丑所聞　附池録後

黄士毅 字子洪 莆田人　闕　蜀類　徽續類

李壯祖 字處謙 邵武人　闕　蜀類

李公謹 字闕 闕　闕　蜀類

一之　闕　蜀類

枅　闕　徽續類

郭道遥字闕闕 闕 建别録十八

不知何氏 闕 建别録十九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語類卷一

理氣上

太極天地上

問太極不是未有天地之先有箇渾成之物是天地萬物之理總名否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動而生陽亦只是

理靜而生陰亦只是理問太極解何以先動而後靜先用而後體先感而後寂曰在陰陽言則用在陽而體在陰然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不可分先後今只就起處言之畢竟動前又是靜用前又是體感前又是寂陽前又是陰而寂前又是感靜前又是動將何者為先後不可只道今日動便為始而昨日靜更不說也如鼻息言呼吸則辭順不可道吸呼畢竟呼前又是吸吸前又是呼淳

問昨謂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理如何曰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都無該載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物曰發育是理發育之否曰有此理便有此氣流行發育理無形體曰所謂體者是强名否曰是曰理無極氣有極否曰論其極將那處做極淳

若無太極便不翻了天地方子

太極只是一箇理字人傑

有是理後生是氣自一陰一陽之謂道推來此性自有仁義德明

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銖

先有箇天理了却有氣氣積為質而性具焉敬仲

問理與氣曰伊川說得好曰理一分殊合天地萬物而言只是一箇理及在人則又各自有一箇理夔孫

問理與氣曰有是理便有是氣但理是本而今且從理上說氣如云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不

成動已前便無靜程子曰動靜無端蓋此亦是且自那動處説起若論著動以前又有靜靜以前又有動如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這繼字便是動之端若只一開一闔而無繼便是闔殺了又問繼是動靜之間否曰是靜之終動之始也且如四時到得冬月萬物都歸窠了若不生來年便都息了蓋是貞復生元無窮如此又問元亨利貞是備箇動靜陰陽之理而易只謂乾有之曰若論文王易本是作大亨

利貞只作兩字説孔子見這四字好便挑開説了所以其嘗説易難看便是如此伏羲自是伏羲易文王自是文王易孔子因文王底説又却出入乎其間也

又問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未有人時此理何在曰也只在這裏如一海水或取得一杓或取得一檐或取得一碗都是這海水但是他為主我為客他較長久我得之不久耳夔孫○義剛録同

問先有理抑先有氣曰理未嘗離乎氣然理形而上者

氣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豈無先後理無形氣便粗有渣滓 淳

或問必有是理然後有是氣如何曰此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為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氣則為金木水火理則為仁義禮智 人傑

或問理在先氣在後曰理與氣本無先後之可言但推上去時却如理在先氣在後相似又問理在氣中發

見處如何曰如陰陽五行錯綜不失條緒便是理若氣不結聚時理亦無所附著故康節云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身者心之區宇物者身之舟車問道之體用曰假如耳便是體聽便是用目是體見是用 祖道

或問先有理後有氣之說曰不消如此說而今知得他合下是先有理後有氣邪後有理先有氣邪皆不可得而推究然以意度之則疑此氣是依傍這理行及

此氣之聚則理亦在焉蓋氣則能凝結造作理却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只此氣凝聚處理便在其中且如天地間人物草木禽獸其生也莫不有種定不會無種子白地生出一箇物事這箇都是氣若理則只是箇淨潔空濶底世界無形迹他却不會造作氣則能醞釀凝聚生物也但有此氣則理便在其中僩

問有是理便有是氣似不可分先後曰要之也先有理只不可說是今日有是理明日却有是氣也須有先

後且如萬一山河天地都陷了畢竟理却只在這裏 胡泳

徐問天地未判時下面許多都已有否曰只是都有此理天地生物千萬年古今只不離許多物淳○天地

問天地之心亦靈否還只是漠然無為曰天地之心不可道是不靈但不如人恁地思慮伊川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淳

問天地之心天地之理理是道理心是主宰底意否曰

心固是主宰底意然所謂主宰者即是理也不是心外別有箇理理外別有箇心又問此心字與帝字相似否曰人字似天字心字似帝字夔孫○義剛同

道夫言向者先生教思量天地有心無心近思之竊謂天地無心仁便是天地之心若使其有心必有思慮有營為天地曷嘗有思慮來然其所以四時行百物生者蓋以其合當如此便如此不待思惟此所以為天地之道曰如此則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正大

而天地之情可見又如何如公所説秖説得他無心處爾若果無心則須牛生出馬桃樹上發李花他又却自定程子曰以主宰謂之帝以性情謂之乾他這名義自定心便是他箇主宰處所以謂天地以生物為心中間欽夫以為甚不合如此説某謂天地别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為心一元之氣運轉流通畧無停間只是生出許多萬物而已問程子謂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曰這是説天地無心處且如

四時行百物生天地何所容心至於聖人則順理而已復何為哉所以明道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說得最好問普萬物莫是以心周徧而無私否曰天地以此心普及萬物人得之遂為人之心物得之遂為物之心草木禽獸接著遂為草木禽獸之心只是一箇天地之心爾今須要知得他有心處又要見得他無心處只恁定說不得道夫

萬物生長是天地無心時枯槁欲生是天地有心時方

問上帝降衷于民天將降大任於人天祐民作之君天

生物因其材而篤作善降百祥作不善降百殃天將

降非常之禍於此世必預出非常之人以擬之凡此

等類是蒼蒼在上者真有主宰如是邪抑天無心只

是推原其理如此曰此三段只一意這箇也只是理

如此氣運從來一盛了又一衰一衰了又一盛只管

恁地循環去無有衰而不盛者所以降非常之禍於

世定是生出非常之人邵堯夫經世吟有云羲軒堯舜湯武桓文皇王帝霸父子君臣四者之道理陷於秦降及兩漢又歷三分東西俶擾南北紛紜五胡十姓天紀幾棼非唐不濟非宋不存千世萬世𨳝有人蓋一治必又一亂一亂必又一治𨳝只是𨳝須是還他𨳝淳

帝是理為主淳

蒼蒼之謂天運轉周流不已便是那箇而今說天有箇

人在那裏批判罪惡固不可說道全無主之者又不可這裏要人見得個○又個問經傳中天字曰要人自看得分曉也有說蒼蒼者也有說主宰者也有單訓理時

天地初間只是陰陽之氣這一箇氣運行磨來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許多渣滓裏面無處出便結成箇地在中央氣之清者便為天為日月為星辰只在外常周環運轉地便只在中央不動不是在下淳

清剛者為天重濁者為地道夫

天運不息晝夜輥轉故地搉在中間使天有一息之停則地須陷下惟天運轉之急故凝結得許多渣滓在中間地者氣之渣滓也所以道輕清者為天重濁者為地道夫

天以氣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氣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爾天以氣而運乎外故地搉在中間隤然不動使天之運有一息停則地須陷下道夫

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故橫渠云地對天不

過　振

地却是有空闕處天却四方上下都周匝無空闕逼塞徧滿皆是天地之四向底下却靠著那天天包地其氣無不通恁地看來渾只是天了氣却從地中迸出又見地廣處　淵

季通云地上便是天　端蒙

天只是一箇大底物須是大著心腸看他始得以天運言之一日固是轉一匝然又有大轉底時候不可如

此偏滯求也 個

天明則日月不明天無明夜半黑淬淬地天之正色 個

山河大地初生時須尚軟在 氣質。方子

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羣山皆為波浪之狀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甚麼時凝了初間極軟後來方凝得硬

問想得如潮水湧起沙相似曰然水之極濁便成地火之極清便成風霆雷電日星之屬 個

西北地至高地之高處又不在天之中 義剛

唐太宗用兵至極北處夜亦不曾太暗少頃即天明謂在地尖處去天地上下不相遠掩日光不甚得 揚

地有絕處唐太宗收至骨利幹置堅昆都督府其地夜易曉夜亦不甚暗蓋當地絕處日影所射也其人髮皆赤 揚

通鑑說有人適外國夜熟一羊脚而天明此是地之角尖處日入地下而此處無所遮蔽故常光明及從東

出而爲曉其所經遮蔽處亦不多耳義剛

問康節論六合之外恐無外否曰理無内外六合之形須有内外日從東畔升西畔沉明日又從東畔升這上面許多下面亦許多豈不是六合之外歷家筭氣只筭得到日月星辰運行處上去更筭不得安得是無内外淳

問自開闢以來至今未萬年不知已前如何曰已前亦須如此一番明白來又問天地會壞否曰不會壞只

是相將人無道極了便一齊打合混沌一番人物都盡又重新起問生第一箇人時如何曰以氣化二五之精合而成形釋家謂之化生如今物之化生者甚多如虱然揚

天地不恕謂肅殺之類振

可幾問大鈞播物還是一去便休也還有去而復來之理曰一去便休耳豈有散而復聚之氣。道夫氣

造化之運如磨上面常轉而不止萬物之生似磨中撒

出有粗有細自是不齊又曰天地之形如人以兩盌相合貯水於內以手常常掉開則水在內不出稍住手則水漏矣 過

問氣之伸屈曰譬如將水放鍋裏煮水既乾那泉水依前又來不到得將已乾之水去做它 夔孫

人呼氣時腹却脹吸氣時腹却厭論來呼而腹厭吸而腹脹乃是今若此者蓋呼氣時此一口氣雖出第二口氣復生故其腹脹及吸氣其所生之氣又從裏趕

出故其腹却厭大凡人生至死其氣只管出出盡便死如吸氣時非是吸外氣而入只是住得一霎時第二口氣又出若無得出時便死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槖籥乎動而不屈虛而愈出槖籥只是今之鞴扇耳廣

數只是筭氣之節候大率只是一箇氣陰陽播而為五行五行中各有陰陽甲乙木丙丁火春屬木夏屬火年月日時無有非五行之氣甲乙丙丁又屬陰屬陽

只是二五之氣人之生適遇其氣有得清者有得濁者貴賤壽夭皆然故有參差不齊如此聖賢在上則其氣中和不然則其氣偏行故有得其氣清聰明而無福祿者亦有得其氣濁有福祿而無知者皆其氣數使然堯舜禹臯文武周召得其正孔孟夷齊得其偏者也至如極亂之後五代之時又却生許多聖賢如祖宗諸臣者是極而復者也（揚錄云碩果不食之理）如大睡一覺及醒時却有精神。（揚錄此下云今却詭詐玩弄未有醒時非積亂之甚五

六十年即定氣息未蘇了是大可憂也

天地統是一箇大陰陽一年又有一年之陰陽一月又有一月之陰陽一日一時皆然端蒙○陰陽五行

陰陽五行之理須常常看得在目前則自然牢固矣人傑

陰陽是氣五行是質有這質所以做得物事出來五行雖是質他又有五行之氣做這物事方得然却是陰陽二氣截做這五箇不是陰陽外別有五行如十干甲乙甲便是陽乙便是陰高○淵同

問前日先生答書云陰陽五行之為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兩性字同否曰一般又曰同者理也不同者氣也又曰他所以道五行之生各一其性節復問這箇莫是木自是木火自是火而其理則一先生應而曰且如這箇光也有在硯蓋上底也有在墨上底其光則一也 節

五行相為陰陽又各自為陰陽 端蒙

氣之精英者為神金木水火土非神所以為金木水火

土者是神在人則為理所以為仁義禮智信者是也植

金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不可不知康節却細推出來僩

天一自是生水地二自是生火生水只是合下便具得濕底意思木便是生得一箇軟底金便是生出得一箇硬底五行之說正蒙中說得好又曰木者土之精華也又記曰水火不出於土正蒙一段說得最好不

肯亂下一字節

問黄寺丞云金木水火體質屬土曰正蒙有一說好只說金與木之體質屬土水與火却不屬土問火附木而生莫亦屬土否曰火自是箇虛空中物事問只温熱一作煖之氣便是火否曰然胡泳。僩同

水火清金木濁土又濁可學

論陰陽五行曰康節說得法密横渠說得理透邵伯温載伊川言曰向惟見周茂叔語及此然不及先生之

有條理也欽夫以為伊川未必有此語蓋伯溫妄載某則以為此語恐誠有之方子

土無定位故今歷家以四季之月十八日為土分得七十二日若說播五行於四時以十干推之亦得七十二日方子。禹同

問四時取火何為季夏又取一番曰土旺於未故再取之土寄旺四季每季皆十八日四箇十八日計七十二日其他四行分四時亦各得七十二日五箇七十

二日共湊成三百六十日也　僩

問古者取火四時不同不知所取之木既別則火亦異否曰是如此　胡泳

火中有黑陽中陰也水外黑洞洞地而中却明者陰中之陽也故水謂之陽火謂之陰亦得　伯羽

陰以陽爲質陽以陰爲質水内明而外暗火内暗而外明橫渠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正此意也　坎離○道夫

清明内影濁明外影清明金水濁明火日　僩

天有春夏秋冬地有金木水火人有仁義禮智皆以四者相為用也季札

春為感夏為應秋為感冬為應若統論春夏為感秋冬為應明歲春夏又為感可學。四時

問學者云古人排十二時是如何諸生思未得先生云志是從之從心乃是心之所之古時字從之從日亦是日之所至蓋日至於午則謂之午時至未則謂之未時十二時皆如此推古者訓日字實也月字缺也

月則有缺時日常實是如此如天行亦有差月星行又遲趕它不上惟日鐵定如此又云看北斗可以見天之行夔孫

朱子語類卷一

朱子語類卷二

理氣下

天地下

天文有半邊在上面須有半邊在下面淵

如何見得天有三百六十度甚麼人去量來只是天行得過處為度天之過處便是日之退處日月會為辰節

有一常見不隱者為天之蓋有一常隱不見者為天之底節

叔器問天有幾道曰據歷家說有五道而今且將黃赤道說赤道正在天之中如合子縫模様黃道是在那赤道之間義剛

問同度同道曰天有黃道有赤道天正如一圓匣相似赤道是那匣子相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一半在赤道之内一半在赤道之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

却是將天橫分為許多度數會時是日月在那黃道赤道十字路頭相交處厮撞著望時是月與日正相向如一箇在子一箇在午皆同一度謂如月在畢十一度日亦在畢十一度雖同此一度却南北相向日所以蝕於朔者月常在下日常在上既是相會被月在下面遮了日故日蝕望時月蝕固是陰敢與陽敵然歷家又謂之暗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暗到望時恰當著其中暗處故月蝕 僩

問周天之度是自然之數是强分曰天左旋一晝一夜行一周而又過了一度以其行過處一日作一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方是一周只將南北表看今日恁時看時有甚星在表邊明日恁時看這星又差遠或别是一星了　胡泳

天一日周地一遭更過一度日即至其所趕不上一度月不及十三度天一日過一度至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則及日矣與日一般是為一朞　揚

天行至健一日一夜一周天必差過一度日一日一夜一周恰好月却不及十三度有奇只是天行極速日稍遲一度月又遲十三度有奇耳因舉陳元滂云只似在圓地上走一人過急一步一人差不及一步又一人甚緩差數步也天行只管差過故歴法亦只管差堯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比堯時似差及四分之一古時冬至日在牽牛今却在斗德明

天最健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之健次於天一日恰好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但比天為退一度月比日大故緩比天為退十三度有奇但歴家只筭所退之度却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此乃截法故有日月五星右行之說其實非右行也横渠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此說最好書疏璣衡禮疏星回于天漢志天體沈括渾儀議皆可參考

閎祖

問天道左旋自西而東日月右行則如何曰横渠說日月皆是左旋說得好盖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比天進一度則日為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為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

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天為退了十三度有奇進數為順天而左退數為逆天而右歷家以進數難筭只以退數筭之故謂之右行且曰日行遲月行速然則日行却得其正故揚子太玄首便說日云云向來久不曉此因讀月令日窮于次疏中有天行過一度之說推之乃知其然又如書齊七政疏中二三百字說得天之大體亦好後漢歷志亦說得好義剛録云前漢歷志說道理處少不及東漢志較詳

淳問月令疏地冬上騰夏下降是

否曰未便理會到此且看大綱識得後此處用度筭方知淳○義剛同

天左旋日月亦左旋但天行過一度日只在此當卯而卯當午而午某看得如此後來得禮記說暗與之合泳

天道與日月五星皆是左旋天道日一周天而常過一度日亦日一周天起度端終度端故比天道常不及一度月行不及十三度四分度之一今人却云月行

速日行遲此錯說也但歴家以右旋爲說取其易見

日月之度耳至

問天道左旋日月星辰右轉曰自疏家有此說人皆守定其看天上日月星不曾右轉只是隨天轉天行健這箇物事極是轉得速且如今日日與月星都在這度上明日旋一轉天却過了一度日遲些便欠了一度月又遲些又欠了十三度如歳星須一轉爭了十三度要看歴數子細只是璇璣玉衡疏載王蕃渾天

說一段極精密可檢看便是說一个現成天地了月常光但初二三日照只照得那一邊過幾日漸漸移得正到十五日月與日正相望到得月中天時節日光在地下迸從四邊出與月相照地在中間自遮不過今月中有影云是泧羅樹乃是地形未可知 賀孫

義剛言伯靖以為天是一日一周日則不及一度非天過一度也曰此說不是若以為天是一日一周則四時中星如何解不同更是如此則日日一般却如何

紀歲把甚麼時節做定限若以為天不過而日不及一度則趲來趲去將次午時便打三更矣因取禮記月令疏指其中說早晚不同及更行一度兩處曰此說得甚分明其他歷書都不如此說蓋非不曉但是說滑了口後信口說習而不察更不去仔細檢點而今若就天裏看時只是行得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若把天外來說則是一日過了一度季通常有言論日月則在天裏論天則在太虛空裏若去太虛

空裏觀那天自是日月滚得不在舊時處了先生至此以手畫輪子曰謂如今日在這一處明日自是又滚動著些子又不在舊時處了又曰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天體日月皆從角起天亦從角起日則一日運一周依舊只到那角上天則一周了又過角些子日日累上去則一年便與日會次日仲默附至天說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

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

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日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先生以此

示義剛曰此說也分明 義剛

天道左旋日月星並左旋星不是貼天天是隂陽之氣在上面下人看見星隨天去耳 寓

問經星左旋緯星與日月右旋是否曰今諸家是如此說横渠說天左旋日月亦左旋看來横渠之說極是只恐人不曉所以詩傳只載舊說或曰此亦易見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内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

曰然但如此則歷家逆字皆著改做順字退字皆著改作進字 僩

晉天文志論得亦好多是許敬宗為之日月隨天左旋如橫渠說較順五星亦順行歷家謂之緩者反是急急者反是緩歷數謂日月星所經歷之數 揚

問日是陽如何反行得遲如月曰正是月行得遲問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曰歷家是將他退底度數為進底度數天至健故日常不及他一度月又遲故

不及天十三度有奇且如月生於西一夜一夜漸漸向東便可見月退處問如此說則是日比天行遲了一度月比天行遲了十三度有奇曰歴家若如此說則筭著那相去處度數多今只以其相近處言故易筭閒季通云西域有九執歴却是順筭胡泳

程子言日升降於三萬里是言黄赤道之間相去三萬里天日月星皆是左旋只有遲速天行較急一日一夜繞地一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又進過

一度日行稍遲一日一夜繞地恰一周而於天為退一度至一年方與天相值在恰好處是謂一年一周天月行又遲一日一夜繞地不能匝而於天常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至二十九日半强恰與天相值在恰好處是謂一月一周天月只是受日光月質常圓不曾缺如圓毬只有一面受日光望日日在酉月在卯正相對受光為盛天積氣上面勁只中間空為日月來往地在天中不甚大四邊空有時月在天中

央日在地中央則光從四旁上受於月其中昏暗便是地影望以後日與月行便差背向一畔相去漸漸遠其受光面不正至朔行又相遇日與月正緊相合日便蝕無光月或從上過或從下過亦不受光星亦是受日光但小耳北辰中央一星甚小謝氏謂天之樞亦略有意但不似天之樞較切淳

日月升降三萬里之中此是主黄道相去遠近而言若天之高則里數又煞遠或曰八萬四千里未可知也

立八尺之表以候尺有五寸之景寸當千里則尺有五寸恰當三萬里之半日去表有遠近故景之長短為可驗也歷家言天左旋日月星辰右行非也其實天左旋日月星辰亦皆左旋但天之行疾於日天一日一周更攙過一度日一日一周恰無贏縮以月受日光為可見月之望正是日在地中月在天中所以日光到月四畔更無虧欠唯中心有少黶翳處是地有影蔽者爾及日月各在東西則日光到月者止及

其半故為上弦又減其半則為下弦逐夜增減皆以此推地在天中不為甚大只將日月行度折筭可知天包乎地其氣極緊試登極高處驗之可見形氣相催緊束而成體但中間氣稍寛所以容得許多品物若一例如此氣緊則人與物皆消磨矣謂日月只是氣到寅上則寅上自光氣到卯上則卯上自光者亦未必然既曰日月則自是各有一物方始各有一名星光亦受於日但其體微爾五星之色各異觀其色

則金木水火之名可辨衆星光芒閃爍五星獨不如
此衆星亦皆左旋唯北辰不動在北極五星之旁一
小星是也蓋此星獨居天軸四面如輪盤環繞旋轉
此獨為天之樞紐是也日月薄蝕只是二者交會處
二者緊合所以其光掩沒在朔則為日蝕在望則為
月蝕所謂紓前縮後近一遠三如自東而西漸次相
近或日行月之旁月行日之旁不相掩者皆不蝕唯
月行日外而掩日於內則為日蝕日行月外而掩月

於内則為月蝕所蝕分數亦推其所掩之多少而已

誤

日月升降三萬里中謂夏至謂冬至其間黄道相去三萬里（夏至黄道高 冬至黄道低）伊川誤認作（闕）相去之數形器之物雖天地之大亦有一定中處伊川謂天地無適而非中非是（揚）

先生論及璣衡及黄赤道日月躔度潘子善言嵩山本不當天之中為是天形欹側遂當其中耳曰嵩山不

是天之中乃是地之中黄道赤道皆在嵩山之北南極北極天之樞紐只有此處不動如磨臍然此是天之中至極處如人之臍帶也銖

周髀法謂極當天中日月遶天而行遠而不可見者為盡此說不是問論語或問中云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如何曰圓徑七十二度極正居其中堯典疏義甚詳德明

季通嘗設一問云極星只在天中而東西南北皆取正

於極而極星皆在其上何也某無以答後思之只是極星便是北而天則無定位 義剛

南極在下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唐書說有人至海上見南極下有數大星甚明此亦在七十二度之内 義剛

月體常圓無闕但常受日光為明初三四是日在下照月在西邊明人在這邊望只見在弦光十五六則日在地下其光由地四邊而射出月被其光而明月中是地影月古今人皆言有闕惟沈存中云無闕 揚

月無盈闕人看得有盈闕蓋晦日則月與日相疊了至初三方漸漸離開去人在下面側看見則其光闕至望日則月與日正相對人在中間正看見則其光方圓因云禮運言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如此則氣不和時便無月恐無此理其云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彼必不曾以理推之若以理推之則無有盈闕也畢竟古人推究事物似亦不甚仔細或云恐是說元初有月時曰也說不得燾

問弦望之義曰上弦是月盈及一半如弓之上弦下弦是月虧了一半如弓之下弦又問是四分取半否曰如二分二至也是四分取半因說歷家謂紓前縮後近一遠三以天之圍言之上弦與下弦時月日相看皆四分天之一 僴

問月本無光受日而有光季通云日在地中月行天上所以光者以日氣從地四旁周圍空處迸出故月受其光先生曰若不如此月何緣受得日光方合朔時

日在上月在下則月面向天者有光向地者無光故人不見及至望時月面向人者有光向天者亦有光故見其圓滿若至弦時所謂近一遠三只合有許多光又云月常有一半光月似水日照之則水面光倒射壁上乃月照也問星受日光否曰星恐自有光德明

問月受日光只是得一邊光曰日月相會時日在月上不是無光光都載在上面一邊故地上無光到得日月漸漸相遠時漸漸擦挫月光漸漸見於下到得望時

月光渾在下面一邊望後又漸漸光向上去　胡泳

或問月中黑影是地影否曰前輩有此說看來理或有之然非地影乃是地形倒去遮了他光耳如鏡子中被一物遮住其光故不甚見也盖日以其光加月之䰟中間地是一塊實底物事故光照不透而有此黑暈也問日光從四邊射入月光何預地事而礙其光曰終是被這一塊實底物事隔住故微有礙耳○或錄云

今有剪紙人貼鏡中以火光照之則壁上圓光中有一人月為地所礙其黑暈亦猶是耳

康節謂日太陽也月太陰也星少陽也辰少陰也辰非星也又曰辰弗集於房房者舍也故十二辰亦謂之十二舍上辰字謂日月也所謂三辰北斗去辰爭十二來度日蝕是日月會合處月合在日之下或反在上故蝕月蝕是日月正相照伊川謂月不受日光意亦相近蓋陰盛亢陽而不少讓陽故也又曰日月會合故初一初二月全無光初三漸開方微有弦上光是哉生明也開後漸亦光至望則相對故圓此後復

漸相近至晦則復合故暗月之所以虧盈者此也伯羽

問自古以日月之蝕為災異如今歷家卻自預先筭得是如何曰只大約可筭亦自有不合處歷家有以為當食而不食者有以為不當食而食者木之

歷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遥奪月光故月食日月交會日為月掩則日食然聖人不言月蝕日而以有食為文者闕於所不見閎祖

日食是為月所掩月食是與日爭敵月饒日些子方好

無食 揚

日月交蝕 暗虛。道夫

遇險謂日月相遇陽遇陰為險也 振

日月食皆是陽陰氣衰徽廟朝曾下詔書言此定數不足為災異古人皆不曉歷之故 揚

橫渠言日月五星亦隨天轉如二十八宿隨天而定皆有光芒五星逆行而動無光芒 揚

緯星是陰中之陽經星是陽中之陰蓋五星皆是地上

木火土金水之氣上結而成却受日光經星却是陽氣之餘凝結者凝得也受日光但經星則閃爍開闔其光不定緯星則不然縱有芒角其本體之光亦自不動細視之可見 僩

莫要說水星蓋水星貼著日行故半月日見 泳

夜明多是星月早日欲上未上之際已先鑠退了星月之光然日光猶未上故天欲明時一霎時暗 揚

星有墮地其光燭天而散者有變為石者 揚

分野之說始見於春秋時而詳於漢志然今左傳所載
大火辰星之說又却只因其國之先曾主二星之祀
而已是時又未有所謂趙魏晋者然後來占星者又
却多驗殊不可曉廣
叔重問星圖曰星圖甚多只是難得似圓圖說得頂好
天彎紙却平方圖又却兩頭放小不得又曰那箇物
事兩頭小中心漲又曰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想見只是說赤道兩頭小必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之一節

風只如天相似不住旋轉今此處無風蓋或旋在那邊或旋在上面都不可知如夏多南風冬多北風此亦可見 廣

霜只是露結成雪只是雨結成古人說露是星月之氣不然今高山頂上雖晴亦無露露只是自下蒸上人言極西高山上亦無雨雪 廣

高山無霜露却有雪某嘗登雲谷晨起穿林薄中並無

露水沾衣但見烟霞在下茫然如大洋海衆山僅露峰尖烟雲環繞往來山如移動天下之竒觀也或問高山無霜露其理如何曰上面氣漸清風漸緊雖微有露氣都吹散了所以不結若雪則只是雨遇寒而凝故高寒處雪先結也道家有高處有萬里剛風之說便是那裏氣清緊低處則氣濁故緩散想得高山更上去立人不住了那裏氣又緊故也離騷有九天之說注家妄解云有九天據某觀之只是九重葢天

運行有許多重數以手畫圓暈自内繞出至外其數九裏面重數較軟至外面則漸硬想到第九重只成硬殻相似那裏轉得又愈緊矣僩

雪花所以必六出者蓋只是霰下被猛風拍開故成六出如人擲一團爛泥於地泥必濺開成稜瓣也又六者陰數太陰玄精石亦六稜蓋天地自然之數僩

問龍行雨之說曰龍水物也其出而與陽氣交蒸故能成雨但尋常雨自是陰陽氣蒸鬱而成非必龍之為

也密雲不雨尚往也蓋止是下氣上升所以未能雨必是上氣蔽蓋無發泄處方能有雨橫渠正蒙論風雷雲雨之說最分曉木之

問雷電程子曰只是氣相摩軋是否曰然或以為有神物曰氣聚則須有然纔過便散如雷斧之類亦是氣聚而成者但已有渣滓便散不得此亦屬成之者性張子云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即此理也㽦

雷如今之爆杖蓋欝積之極而迸散者也方子

問十月雷鳴曰恐發動了陽氣所以大雪為豐年之兆者雪非豐年蓋為凝結得陽氣在地來年發達生長萬物敬仲

雷雖只是氣但有氣便有形如蝃蝀本只是薄雨為日所照成影然亦有形能吸水吸酒人家有此或為妖或為祥義剛

虹非能止雨也而雨氣至是已薄亦是日色射散雨氣

了　揚

伊川說世間人說雹是蜥蜴做初恐無是理看來亦有之只謂之全是蜥蜴做則不可耳自有是上面結作成底也有是蜥蜴做底某少見十九伯說親見如此記在別錄十九伯誠確人語必不妄又此間王三哥之祖參議者云嘗登五臺山山極高寒盛夏攜綿被去寺僧曰官人帶被來少王甚恠之寺僧又為借得三兩條與之中夜之間寒甚擁數牀綿被猶不煖蓋山頂

皆蜥蜴含水吐之為雹少間風雨大作所吐之雹皆不見明日下山則見人言昨夜雹大作問皆如寺中所見者又夷堅志中載劉法師者後居隆興府西山修道山多蜥蜴皆如手臂大與之餅餌皆食一日忽領無限蜥蜴入庵井中之水皆為飲盡飲訖即吐為雹已而風雨大作所吐之雹皆不見明日下山則人言所下之雹皆如蜥蜴所吐者蜥蜴形狀亦如龍是陰屬是這氣相感應使作得他如此正是陰陽交爭

之時所以下雹時必寒今雹之兩頭皆尖有稜道凝得初間圓上面陰陽交爭打得如此碎了雹字從雨從包是這氣包住所以為雹也

古今曆家只推筭得个陰陽消長界分耳。人傑歷

太史公曆書是說太初然却是顓頊四分曆劉歆作三統曆唐一行大衍曆最詳備五代王朴司天考亦簡嚴然一行王朴之曆皆止用之二三年即差王朴曆是七百二十加去季通所用却依康節三百六十數

人傑

今之造歷者無定法只是趕趂天之行度以求合或過則損不及則益所以多差因言古之鍾律細筭寸分毫氂絲忽皆有定法如合符契皆自然而然莫知所起古之聖人其思之如是之巧然皆非私意撰為之也意古之歷書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歷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季通嘗言天之運無常日月星

辰積氣皆動物也其行度遲速或過不及自是不齊使我之法能運乎天而不為天之所運則其踈密遲速或過不及之間不出乎我此虛寛之大數縱有差忒皆可推而不失矣何者以我法之有定而律彼之無定自無差也季通言非是天運無定乃其行度如此其行之差處亦是常度但後之造歷者其為數窄狹而不足以包之爾　僩

問歷法何以推月之大小曰只是以每月二十九日半

六百四十分日之二十九計之觀其合朔為如何如
前月大則後月初二日月生明前月小則後月初三
日月生明人傑

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周天之氣謂二十四氣也
月有大小朔不得盡此氣而一歲日子足矣故置閏
揚

中氣只在本月若趲得中氣在月盡後月便當置閏揚

沈存中欲以節氣定晦朔不知交節之時適在亥此日

當如何分方子

或說歷四廢日曰只是言相勝者春是庚辛日秋是甲乙日溫公潛虛亦是此意人傑

五子六甲二五為干二六為支人傑

先在先生處見一書先立春次驚蟄次雨水次春分次穀雨次清明云漢歷也揚

子升問人言北朝歷與中國歷差一日是否曰只如子正四刻方屬今日子初自屬昨日今人纔交子時便

喚做今日如此亦便差一日 本之

歷數微眇如今下漏一般漏管稍澁則必後天稍濶則必先天未子而子未午而午 淵

歷法季通說當先論天行次及七政此亦未善要當先論太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一定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加損虛度之歲分歲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 道夫

或問季通歷法未是曰這都未理會得而今須是也會

布筭也學得似他了把去推測方見得他是與不是而今某自不曾理會得如何說得他是與不是這也是康節說恁地若錯時也是康節錯了只是覺得自古以來無一箇人考得到這處然也只在史記漢書上自是人不去考司馬遷班固劉向父子杜佑說都一同不解都不是賀孫

陳得一統元歷紹興七八年間作又云局中暗用紀元歷以統元為名。文蔚

渾儀可取蓋天不可用試令主蓋天者做一様子如何做只似个雨傘不知如何與地相附著若渾天須做得个渾天來賀孫○或録云有能説蓋天者欲令作一蓋天儀不知可否或云似傘様如此則四旁須有漏風處故不若渾天之可為儀也

先生嘗言數家有大小陽九道夫問果爾則有國有家者何貴乎修治曰在我者過得他一二分便足以勝之數○道夫

問周公定豫州為天地之中東西南北各五千里今北

邊無極而南方交趾便際海道里長短敻殊何以云各五千里曰此但以中國地段四方相去言之未說到極邊與際海處南邊雖近海然地形則未盡如海外有島夷諸國則地猶連屬彼處海猶有底至海無底處地形方盡周公以土圭測天地之中則豫州為中而南北東西際天各遠許多至於北遠而南近則地形有偏爾所謂地不滿東南也禹貢言東西南北各二千五百里不知周公何以言五千里今視中國

四方相去無五千里想他周公且恁大說教好看如堯舜所都冀州之地去北方甚近是時中國土地甚狹想只是畧相羈縻至夏商已後漸漸開闢如三苗只在今洞庭彭蠡湖湘之間彼時中國已不能到三苗所以也負固不服後來又見先生說崑崙去中國五萬里此為天地之中中國在東南未必有五萬里嘗見佛經說崑崙山頂有阿耨大池水流四面去其東南入中國者為黄河其二分流為弱水黑水之類又曰自古無人窮至北海想北海只挨著天殻邊過緣北邊地長其勢北海不甚闊地之下與地之四

邊皆海水周流地浮水上與天接天包水與地問天
有形質否曰無只是氣旋轉得緊如急風然至上面
極高處轉得愈緊若轉纔慢則地便脫墜矣問星辰
有形質否曰無只是氣之精英凝聚者或云如燈花
否曰然 僩。 地理
人言北方土地高燥恐暑月亦蒸濕何以言之月令云
是月也土潤溽暑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想得春夏間
天轉稍慢故氣候緩散昏昏然而南方為尤甚至秋

冬則天轉益急故氣候清明宇宙澄曠所以說天高氣清以其轉急而氣緊也僩

海那岸便與天接或疑百川赴海而海不溢曰蓋是乾了有人見海邊作旋渦吸水下去者直卿云程子大鑪鞴之說好。方子

海水無邊那邊只是氣蓄得住揚

海水未嘗溢者莊周所謂沃焦土是也德明

潮之遲速大小自有常舊見明州人說月加子午則潮

長自有此理沈存中筆談說亦如此德明

陸子靜謂潮是子午月長沈存中續筆談之說亦如此

謂月在地子午之方初一卯十五酉方子

蔡伯靖曰山本同而末異水本異而末同義剛

問先生前日言水隨山行何以驗之曰外面底水在山

下行中間底水在脊上行因以指為喻曰外面底水在

指縫中行中間底水在指頭上行又曰山下有水今

浚井底人亦看山脉節

冀都是正天地中間好箇風水山脉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於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于海前面一條黄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聳立為虎自華來至中為嵩山是為前案遂過去為泰山聳於左是為龍淮南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又為第三四重案淳。義剛同

堯都中原風水極佳左河東太行諸山相遶海島諸山亦皆相向右河南遶直至太山湊海第二重自蜀中

出湖南出廬山諸山第三重自五嶺至明越又黑水之類自北纏繞至南海泉州常平司有一大圖甚佳揚

河東地形極好乃堯舜禹故都今晉州河中府是也左右多山黄河繞之嵩華列其前廣

上黨即今潞州春秋赤狄潞氏即其地也以其地極高與天為黨故曰上黨上黨太行山之極高處平陽晉州蒲坂山之盡頭堯舜之所都也河東河北諸州如

太原晉陽等處皆在山之兩邊窠中山極高濶伊川云太行千里一塊石山後是忻代諸州泰山却是太行之虎山又

問平陽蒲坂自堯舜後何故無人建都曰其地磽瘠不生物人民朴陋儉嗇故惟堯舜能都之後世侈泰如何都得僩

河東河北皆遶太行山堯舜禹所都皆在太行下揚

太行山一千里河北諸州皆旋其趾潞州上黨在山脊最高處過河便見太行在半天如黑雲然揚

或問天下之山西北最高曰然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山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自嶓冢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諸山則又自岷山分一支以盡乎兩浙閩廣僩

江西山皆自五嶺贛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閩中却是自北而南故皆順揚

閩中之山多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浙之山多自南來水多北流故江浙冬寒夏熱僩

仙霞嶺在信州分水之右其脊脉發去為臨安又發去為建康義剛

江西山水秀拔生出人來便要硬做升卿

荆襄山川平曠得天地之中有中原氣象為東南交會處耆舊人物多最好卜居但有變則正是兵交之衝又恐無噍類義剛

要作地理圖三箇樣子一寫州名一寫縣名一寫山川名仍作圖時須用逐州正斜長短濶狹如其地厚糊

紙葉子以剪 振

或問南北對境圖曰天下大川有二止河與江如淮亦小只是中間起北朝 混同江却是大川李德之問薛常州九域圖如何曰其書細碎不是著書手段予決九川距四海了却遂旋爬疏小江水令至川此是大

形勢 蓋卿

先生謂張倅云向於某人家看華夷圖因指某水云此水將有入淮之勢其人曰今其勢已自如此先生因

言河本東流入海後來北流當時亦有塡河之議今乃向南流矣力行

其說道後來黃河必與淮河相並伯恭說今已如此問他如何見得伯恭說見薛某說又曰元豐間河北流自後中原多事後來南流金人亦多事近來又北流見歸正人說或錄云因看劉樞家中原圖黃河却自西南貫梁山泊迤邐入淮來祖宗時河北流故金人盛今却南來故其埶亦衰　又曰神宗時行淤田策行得甚力差官去監那箇水也是肥只是未蒙其利先有衝

頹廬舍之患潘子善問如何可治河決之患曰漢人之策令兩旁不立城邑不置民居存留些些地步與他不與他爭放教他寬教他水散漫或流從這邊或流從那邊不似而今作堤去扞他元帝時募善治河決者當時集衆議以此說為善又問河決了中心平處却低如何曰不會低他自擇一箇低處去又問雍州是九州那裏高曰那裏無甚水又曰禹貢亦不可攷其次第却如經量門簿所謂門簿者載此一都有田

若干有山若干節

御河是太行之水出來甚清周世宗取三關是從御河裏去三四十日取了只曰御河之水清見底後來黄河水衝來濁了曰河北流是禹之故道又曰不是禹之故道近禹之故道節

仲默問有兩漢水如何有一水謂之西漢江曰而今如閬州等處便是東川東川却有一支出來便是西漢江即所謂嘉陵江也義剛

南康郡治張齊賢所建蓋兩江之咽喉古人做事都有意思又如利州路却有一州在劍閣外方子

漢荆州刺史是守襄陽魏晉以後以江陵為荆州節

吳大年曰吕蒙城在郢州其城方其中又有數重形址如井今猶存義剛

道州即舂陵武帝封子為舂陵王後徙居鄧州至今鄧州亦謂之舂陵義剛

漢時人仕宦於瓜州者更極前面亦有人往長安西門

至彼九千九百九十九里 揚

朱子語類卷二